



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專用圖書館。

# 詩和雄辯的神殿

## 訪西班牙皇家學院

###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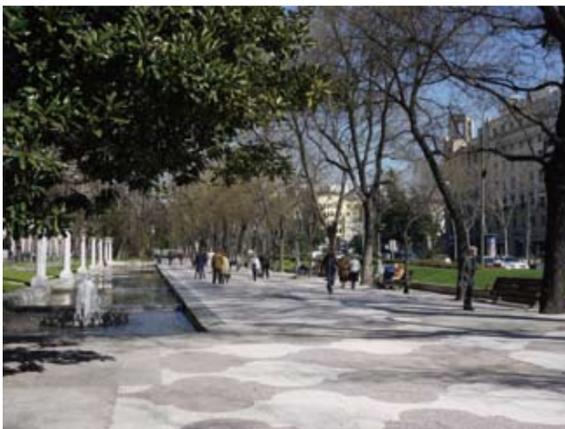
台北·張淑英·文、攝影

二月底、三月初的馬德里，乍暖還寒，冬日依依不捨，春天猶抱琵琶，一會兒心急探頭，一會兒羞澀隱匿。白日可高溫十七度，夜裡可下探零度以下；室內暖氣川流，室外藍天白雲悠悠，陽光璀璨可人，不小心就讓它給騙了，以為外頭依樣溫情擁抱。忽地，溫度驟降，雪水篩過豔麗透明的陽光飄落，金黃中泛著雪白；馬路上、有人忙著灑鹽巴（讓雪變硬，避免濕滑，方便通行）；人行道兩旁，曲線優美裸身的法國梧桐頂著藍天；冷僻、孤傲、迷人；露天咖啡廳仍然人聲鼎沸（公共場所室內全部禁菸，對這些愛吞雲吐霧的人民而言，真是難熬的折磨；商家甚至抗議，此項禁菸政策讓顧客流失）；藝文展覽琳琅滿目，新書發表會一場接著一場，書迷大排長龍；餐廳經常客滿，吃飯還得排隊……。台灣消費者熟悉的西班牙品牌也都熱賣：ZARA 正品舊貨齊上，八十歐元洋裝一件或三歐元一件裙子都有人搶；Camper 專櫃（每雙平均比台灣價格便宜兩千元台幣）也不擔心沒人光顧；Mango 正品三十五歐元就可以買到一件性感的宴會禮服。西國朋友都說被政府減薪了，失業人口暴增，精品街好多商家關門。可是，那當下眼見，實難察覺西班牙是近來國際新聞焦點的經濟危機國家，這大概就是他們的座右銘「西班牙不一樣」（Spain is Different）：內在與外表，真實與形象既矛盾又協調的民族性。

甲地閒，乙地忙——趁著學期教授休假到西班牙找事忙。近來我熱中旅行文學、航海遊記、發現新大陸探險這一類的題材，相關議題衍生的文化翻譯和語言傳輸趣味盎然，浸淫其中，煞有「游於藝」的境界與陶養。我去了國家圖書館、美洲圖書館 & 博物館、航海博物館……這裡有著古老的旅行書寫手稿、航海探險、遊記文獻資料，尋找知識寶庫的感覺果真是一種探險與享受。此行也藉機參觀塞萬提斯學院（Instituto Cervantes）以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為首的「遺忘的見證人」（Testigos del olvido）攝影展，由八位作家造訪世界貧窮苦難的地點，寫出他們的見證。國家圖書館（Biblioteca Nacional）的「原汁原味烹飪史展」（La cocina en su tinta），視覺、嗅覺十足，館內洋溢著巧克力、肉桂和檸檬的香味；加利西亞作家托連德·巴耶斯特（Gonzalo Torrente Ballester, 1910-1999）作品展；MAPFRE 基金會的加泰隆尼亞「仿羅



塞萬提斯學院正展出「遺忘的見證人」攝影展。



緊鄰普拉多大道幽靜大道 (Paseo Recoletos)。



從皇家學院窗戶俯瞰普拉多美術館。

馬式文物展」……等等，彷彿將枯乾已久的大腦瞬間灌水。

難能可貴的是，一個不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我在抵達馬德里的第三天早上，和西班牙四十年績優出版商賈西亞·桑契茲 (Jesús García Sánchez；2001年應「台北出版節」邀請訪台) 參訪拜會西班牙語文的奧林帕斯神殿——西班牙皇家學院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RAE)。這個給人民的印象是「門禁森嚴」、數十年來「只可遠觀，不可褻玩」的學術機構，卻因教學、研究需要，經常伴隨身旁、不時需旁徵博引、轉述稱頌的學術殿堂，終得登門入室一窺堂奧。

一如馬德里在零度上下波動變換的景致，皇家學院方圓百公尺外人潮熙來攘往，再靠近一點，周遭空曠靜謐，牆垣高聳，綠蔭半掩正門，在那兒逗留流連的人若不得其門而入，平添一股自己

是閒雜人等的疑惑。外貌的淡然莊嚴無法想像內在的豐富雅緻。西班牙人如有令人無法掌握之處，就是「隨遇而安」帶來的驚喜：說參觀一小時，卻變成三小時；說院長接見十分鐘，卻變成一個鐘頭，這種絕對的可能性在行前我暗自期待盤算，一切果如預期。印象中只能認識、無法接觸的皇家學院，遇到了來自東方也說他們的語言的人，談他們研究的重點議題，提起了來自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口中的「美麗島」，霎時，伊比利民族的熱絡、健談、親切褪去了學術內在與外貌的面紗，頓時就是眾口齊發，話題像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了。

皇家學院位於西班牙最美最寬敞的普拉多大道東面斜坡，右鄰麗池酒店，左鄰普拉多美術館 (Museo del Prado)，以及情侶最心儀的結婚地點——聖·赫洛尼莫教堂 (Parroquia San Jerónimo El Real，需提前兩年預定。朋友開玩笑說：熱戀時預定，時間到時已分離)，後院是馬德里最大的休憩公園——「世外桃源公園」(Parque de El Retiro)。在這



聖·赫洛尼莫教堂夜景。

阿爾柏麗 (Rosa Arbolí Iriarte) 親自接待講解。

西班牙皇家學院於一七一三年由畢耶那侯爵 (Marqués de Villena)——費南德茲·帕契可 (Juan Manuel Fernández Pacheco, 1650-1725) 建議，於菲利普五世 (Felipe V) 在位時成立，現址是國王阿方索十三世 (Alfonso XIII) 與其母后克麗絲汀娜 (Maria Cristina de Habsburgo) 讓渡皇室休憩的「頤和園」(世外桃源花園) 一些土地，由建築師米格爾·阿瓜多·席葉拉 (Miguel Aguado de la Sierra, 1842-1896) 設計，以古典希臘建築風格為體，試圖呈現學術的典雅、嚴謹與莊重，並於一八九四年四月一日正式啟用。二〇〇七年另在塞拉諾街 (Serrano) 設立皇家學院研究中心。二〇一三年皇家學院將滿三百週年，屆時學院成立以來第二十三本新編辭典將正式出版面世，展現這個日新月異，歷久彌新的學術桂冠的貢獻與榮耀，也發揚學院的座右銘：「去蕪、界定、光耀」(limpia, fija, da esplendor)——確保西班牙文的屬性、優雅與純粹，避免人民在使用這個語言時，因適應需要產生的常態性改變，破壞了西班牙文既有的一致和統一特色。

羅莎引領從最高樓參觀起，俯瞰莊嚴高貴、挑高的典禮廳，兩邊彩繪玻璃寫著「詩」(Poesía) 和「雄辯」(Elocuencia) 兩個字和女神圖像，象徵語文學家歷來鑽研的兩大主題，也是皇家學院期許的標的，以希臘兩位繆思女神為代表：尤拉妮雅 (Urania) 和波莉妮雅 (Polimnia；另一位女繆思卡莉歐碧 [Caliope] 也有象徵史詩和雄辯的義涵)。皇家學院的院士總共四十六人，所有獲選的院士都必須在這個典禮廳發表演講，並由另一位院士回應評論。院士是終身職榮譽，反映院士的學術地位與貢獻、社會服務與國際／國內聲望。每位院士都在教育部長、學院院長、祕書長、以及全體院士見證下，成為學院的成員。也有院士獲選後，因學院託付其他學術計畫，因而延宕演講，延後成為正式院士的時

間。當然，也有機緣或天時地利人和的問題，正因有限的院士員額和終身職特性，學院這樣的機制造成若干遺珠之憾，讓貢獻卓著、卻生不逢時的文化人或學者無法進入象徵最高榮譽的學術殿堂。

皇家學院內的任何學術活動均透過邀請貴賓，一般民眾無法登堂親炙。學院內設有小型廚房和專用廚師，便利院長宴請貴賓。此外，有許多布置典雅的小型會議廳，也是院士依據各人專長，組成委員會聚會討論的地點。每個會議廳備齊所有語言學、辭典學、文法、歷史語言學、疑難詞彙、美洲用語……等工具書，每週四長達十二小時的工作時間，是所有院士緊鑼密鼓開會，針對語言使用熱烈討論、取得共識做成決議的馬拉松議程。週四下午七點到八點的全會，再由全體院士發表意見，共同為一個重音符號、一個單字、一個外來語或一個詞性等用字原則給予正名、修訂、解釋，增刪；繼而彙整、編纂，再決定出版辭典、語義、發音、構詞、文法……等相關的工具書。每位院士一年至少要出席三十二次會議（7、8、9月休會，聖誕節兩週、復活節兩週）才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同時，皇家學院和西班牙國內相關語言學會，以及菲律賓、美國及拉丁美洲國家等共二十二個語文學院取得共識，讓這個二十一個國家的官方用語、四億五千萬人口使用的語言有共同且多元的接受路徑。

皇家學院最引人入勝之處，就是院士專屬的圖書館和院士全會會議廳。圖書館典藏從中世紀到二十世紀，各類手抄本，首印本，名家重要著作達二十五萬冊，都是絕無僅有的典藏。因其珍貴，即使是鎖在玻璃專櫃內的古抄本，也僅是複製品，真品均藏放保險

箱。另外，還有歷來皇家學院出版品，貢獻卓著的院長和院士專屬廳堂，例如，擔任院長長達十五年，任期最久的「二七年代」詩人達馬索·阿隆索（Dámaso Alonso，1898-1990）的紀念廳，典藏他捐給學院的全數著作、圖書收藏，並紀念他院長任內對學院的貢獻。另外，則是學院最忠誠的愛書人——書目學研究者羅德里格茲-莫尼諾（Antonio Rodríguez-Moñino，1910-1970）。羅德里格茲-莫尼諾求學過程一路念著法律，卻始終難忘情語文。他收藏圖書，編纂書目，致力家鄉作家的研究與推廣。內戰期間肩負圖書保存的重責大任，卻因政治因素遭汙衊，他拒絕流亡，卻遭剝奪教職長達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始還其清譽，並成為院士。羅德里格茲-莫尼諾可說是皇家學院的守護天使，西



西班牙皇家學院正門夜景。

班牙古典文學的知音，逝後存留個人藏書一萬五千冊在學院，五千冊捐給家鄉卡塞雷斯（Cáceres）圖書館。皇家學院的現代史不能不知羅德里格茲-莫尼諾。

全會會議廳小而美，廳外鑲著院士姓名和專屬衣架，會議廳整齊排列四十六張座椅，每位院士都有專屬的位子，木製雕刻英文字母ABC...Z或abc...z，每張椅子都是世代傳承，待該位子的院士辭世後，再依其專長由三位院士提名相同領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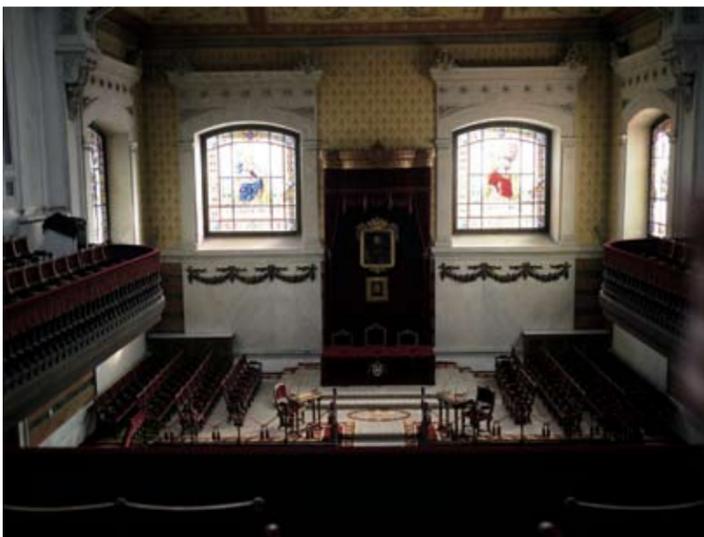
專家學者，經過全會投票，超過半數始能成為院士。這個廳堂和座椅是獨一無二，非院士不能坐下那張椅，也象徵著這個從十八世紀皇室時代便成立的機構，發揮「養士」的功能，更有著某種尊貴和階級的義涵。

西班牙皇家學院的院士成員和一般的認知略有不同，卻也提供另類的思考。院士有作家、有電影導演、有教授學者，有博士學位，也有沒有博士學位，多為德高望重，士林大老，唯一較可惜的是，女院士僅有五位，是一個陽盛陰衰的學術機構。但是，從院士的組成，仍可以看出其特色：語言、文學、文化並進，創作與學術兼備。皇家學院提名各個領域的專才，且必須長期投注在專業上，在國內國際得到肯定，足以勝任並提供西班牙語及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因此西班牙的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除了希梅涅茲（Juan Ramón Jiménez；1956年諾貝爾文學獎）沒有正式演講晉升院士外，其餘均為院士。去年得獎的巴爾加斯·尤薩因為擁有西班牙和祕魯雙重國籍，一九九六年便膺選院士，他也是唯一擁有博士學位的作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名作家，作品廣被譯成各種語言，經過院士嚴謹的提名與認定後，自然也可以成為院士，因為作品的國際化就是宣揚國家語言及文學的最佳途徑與貢獻。畢竟千古之後，讀者恆常記得的是作家，閱讀的是作品（亙古不變），卻少有人引述學者或評論（因時制宜，隨新興理論變異）。二〇一〇年尤薩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時表示：感謝西班牙出版界，把他和作品推介給全世界。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如果都不重視自己的語言、文學和作家，沒有賦予他們足夠的國內學術分量和地位，要推向國際的難度相形更高。

造訪皇家學院的另一個驚喜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二輪投票產生，今年一月十三日



筆者與西班牙四十年績優出版商賈西亞·桑契茲（Jesus Garcia Sánchez）參訪拜會皇家學院時合影。



俯瞰皇家學院典禮廳。

才上任的新科院長荷西·馬奴葉·布雷瓜 (José Manuel Blecuá) 在辦公室接見我，從問候的擁抱力道就可以感覺平易近人的性情。布雷瓜出自書香門第，父子兄弟三人均為西語語言學家，他的著作《西班牙語文法》(Gramática española, 1979) 更是全國學子必讀的教材。他性情質樸，有

著文人的幽默雅興，也有大家長的包容親切。言談中散發對西班牙語的傳播的關懷與喜悅，他很想知道歐洲、美洲以外的幅員，西班牙語在亞洲的接受與推廣介面究竟到何種程度與層次。他表示：「西班牙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美洲」，因為它反映了西班牙帝國殖民的實質和軌跡，以及在地球村的普及程度。「語言與文學是一個國家文化的命脈，也是綿延傳承，千秋萬世的維繫。」

布雷瓜院長過去任教巴塞隆納自治大學，擔任講座教授多年，也曾任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主任，皇家學院秘書，主持紀念《吉訶德》四百週年專案計畫。目前他和接替他的新任秘書達里歐·畢亞努維瓦 (Darío Villanueva, 前聖地牙哥大學 [USC] 校長，2004年應靜宜大學邀請訪台演講) 是皇家學院最忙碌的舵手。據羅莎表示，院長得知我的專長和研究，特別對「中西／西中西翻譯」的領域感興趣，因此想跟我聊聊。在原以為十分鐘的會晤時間，竟延伸到了一個鐘頭，我們談了學術、文化、教學、語言傳播的問題，雖然兩人國籍、膚色、地位不同，卻因為有共同的憧憬和熱愛，就編織販賣起了夢想。

布雷瓜院長開門見山，問我在哪兒讀西文、修博士學位、指導教授是誰、目前任教的大學的學術地位如何？聽來頗有求學要追隨大師深究學問，授業要得天下英才教育之的意味，以他的見識經歷，自然流露「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的思維。我則說明台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是台灣所有學子的第一志願，學術地位應可說首屈一指。學生素質優良，學校教學品質高、研究風氣盛，積極朝向世界百大努力，二〇一〇年QS世界大學排名第九十四名，期望建立國際學術聲望。他隨即興致高昂，問起台灣學習西班牙文的人口，以及我參訪皇家學院的目的和想法。我則回應說，語言學習在台灣已經形成一種趨勢，除了英語，學生都會要求自己再學另一種外語，不只是流行，

應當說是社會競爭一個必備的要件了。而且台灣大學有很多國際學生，對在地學生學習第二外語有積極正面激勵作用，當中也有來自拉丁美洲國家。至於皇家學院，我了解它的實際功能，院士的職責，皇家學院在學術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它所能提供給外界學者的資源和協助。我這些想法和疑問在參訪時羅莎館長都已跟我提過了。

院長對拉丁美洲學生到台灣就讀有點好奇，很想知道其中管道。這也是台灣西語學習稍有的優勢，就是台灣和拉丁美洲邦交國較多，台灣政府提供獎學金，讓一些優秀的專才到台大進修攻讀學位；國際生的交流也是一種學術國際化的潮流。我向他說明，台灣大學目前跟巴塞隆納自治大學 (UAB)、馬德里理工學院 (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Madrid)、那瓦拉大學 (Universidad de Navarra) 都有交換生，和西班牙國家高級研究院 (CSIC) 也有合作計畫。他則期待還應該更積極拓展和其他西班牙知名大學的合作。

布雷瓜院長曾受美國 Ohio 大學邀請，擔任客座教授，深知西班牙語在美國盛行的情形。因此他對英語以外的外語，在台灣和亞洲的競爭力也相當關注。歐盟早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二〇〇〇年時便提出「知識的世紀，操三種語言」為號召，要歐盟國家的人民每人至少會使用三種語言。我提到，日本因為地緣、經濟勢力和消費文化的影響，加上日據台灣的歷史因素，日文仍為台灣第二外語首選，其他歐語的落差則越來越小，比較明顯的是越來越多人學習西班牙語。聽到學習西語人口增加，院長揚起眉宇，問起了台大或台灣是否有翻譯學院。這倒是問到了我們語言人才的問題。我答稱翻譯需要嫻熟多國語言的菁英人才。目前台灣大多數的翻譯教學單位均隸屬外語學院或文學院，而且積極培養的僅限於英語和日文。嫻熟歐語和母語的人才在台灣，甚至亞洲都還是相當缺乏，要真正像巴塞隆納自治大學那樣的翻譯學院，可能還需努力一些時間。歐語在歐洲普及是正常現象，但在



皇家學院中堂，雕像為十七世紀作家格維多 (Francisco de Quevedo)。



皇家學院出版過的西班牙語辭典。



院士全會會議廳。



院士專屬座椅。此「D」為現任秘書達里歐·畢亞努維瓦（Dario Villanueva）。

亞洲推廣歐語，還需更多資源、人力、以及實務宣傳。我順勢詢問院長是否來過亞洲訪問。他說去過韓國、日本。很高興見到西班牙語教學在亞洲開花結果，但與中文國度的交流比起日、韓還是不夠密切，他深切期待可以開拓這個層面。

由於皇家學院今年出版了最新版的《西班牙文正字法》（*Ortografía de la lengua española*），而這也是院長的一項專長，我以一個教學十七年的教師表示許多修訂和改變讓學習者和教學者頗感困擾，昨是今非，外來語和母語的並用或相斥如何分辨取捨，若干字母（b, c, k, q, v, w, y）的替換書寫時而錯亂，有些字母的發音的改變……等等。教師若沒有隨時進修，與時並進，恐怕要遭淘汰或被學生糾正了。院長聽了不覺莞爾，表示西班牙人也很困擾，還強調

說，語言學習，有些時候母語人士也沒有將自己的語言學好、寫對，造成的訛誤不比外國人常犯的錯誤少。《西班牙文正字法》提供一個依循準則，也就是皇家學院的標的：維護西班牙語的純粹一致，並非限制約定使用者非怎樣不可。我提及中文也有類似的情形，尤其發音有較多的修訂，同一個字，今昔大不同，新舊世代時而各自維持自己的使用習慣。顯見語言的活用與變異的彈性相當大。

布雷瓜從塞萬提斯學院主任到皇家學院院長，任務都在致力推廣西班牙語，在文學上也總以《吉訶德》為首延伸，我提問了一個平凡的大問題，詢問院長心中是否有最佳的《吉訶德》版本值得重新譯註引介？他則反問中文有多少譯本。據我所知，中國大陸大概不下三十種，台灣也有二十餘種，原著中譯大部分是大陸譯者。不過根據大陸學者、譯者的評論，各種版本錯誤不少，譯作雖多，真正將原文詮釋恰到精髓者屈指可數。院長從書架上拿出兩家出版社出版的《吉訶德》西文原文給我參考，雖然是兩家出版社，內容大致相

同。院長提醒說：翻譯《吉訶德》可是一項大工程，需要「中國人的耐心」喔！（西班牙語說到困難或精密的工作時，都會以諺語「中國人的耐心」形容。）

最後，我向這位新科院長提問他的理想和願景。他說：「任重而道遠。但是最簡單也最需持恆的職責，就是向世界推廣西班牙文和西班牙語文學。這才是皇家學院這個尊貴的頭銜最平凡務實的工作。」

由於院長十二點另外有要事，因此，我趕緊告辭，謝謝這珍貴的一小時相見歡和交談。離去前，圖書館館長羅莎·阿爾柏麗代院長贈送我近八百頁的新版《西班牙文正字法》，這個新版本取代一九九九年的版本，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墨西哥瓜達哈拉市的國際書展經由西語二十二所語言學院院長共同認可，且在布雷瓜膺選院長隔天（2010年12月17日）由西班牙王子王妃主持新書發表儀式。

全球化的風潮下，教學研究似乎更需要因應時空的變換，與時代同步，否則難有新意與新得。皇家學院從新古典主義開始，綿延到今日の後現代主義，是歷經三百年的硬體，院長、院士、館長、館員、出版品則是軟體，這些聽來令人肅然起敬的學術先進與耆宿，透過學術的洗練與陶養，充分展現人文的謙卑、敦厚、樸實，以及對學術的堅持與熱情。「西班牙語 & 文學」是那個銜接的扣環，將我變成他們「有朋自遠方來」的愉悅和喜樂。此次參觀拜會活動，原是我難以想望的行程，而事實，彷彿哥倫布原本想去東方的印度的構想，卻意外地發現美洲新大陸那般魔幻與驚奇，而登陸以後，發現民風樸實，待客如己，所謂的學術、文化交流也就在類同的執著與領域裡，彼此誠懇相待，水到渠成了。ink

### 張淑英

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學士、碩士，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所，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著有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相關中西學術論述數十篇，重要譯作包括《紙房子裡的人》、《金龍王國》（合譯）、《消逝的天鵝》、《解剖師與性感帶》、《亞卡利亞之旅》、《杜瓦特家族》、《魯佛》、《零度以上的風景》（中詩西譯）、《莫雷的發明》等。



筆者與現任院長布雷瓜（José Manuel Blecuá）在其辦公室合影。